



在十年的一個時間單位裏，他創作出十部書、四百多首流行歌詞、三部音樂劇劇本，為八十幾張唱片專輯作廣告文案。而陳樂融給自己的目前的定位是——大眾文化創意人、行銷人、傳播人。之所以強調「目前」兩個字，是因為他從來也不想被粘上一個撕不掉的標籤，他總是認為自己還有無數可能……

他還跨到戲劇界，屢屢與果陀劇場合作，一九九五年中文音樂劇「大鼻子情聖西哈諾」的改編、作詞，就是出於陳樂融的手筆之一。

同年，第一本書《日安·我的愛》寫成，登上民生報全國暢銷書排行榜第六名。

一九九三年，〈瀟灑走一回〉為他贏得金鼎獎最佳作詞人的獎座。後來並有兩次入圍金曲獎最佳國語、一次入圍最佳方言作詞人。

他還跨到戲劇界，屢屢與果陀劇場合作，一九九五年中文音樂劇「大鼻子情聖西哈諾」的改編、作詞，就是出於陳樂融的手筆之一。

一九八七年，在飛碟唱片，為未出首張唱片即去世的歌手所作的撰文包裝企劃案——「蔡藍欽紀念專輯／這個世界」，造成轟動。

一九八六年，他是《天下》創刊五年來，錄用的第一個非傳播、財經科系出身的採訪編輯。

一九八七年，在飛碟唱片，為未出首張唱片即去世的歌手所作的撰文包裝企劃案——「蔡藍欽紀念專輯／這個世界」，造成轟動。

用編年體和數字，去索引幾件特別的事記，也會是一個端緒。

從外顯的頭銜、身分，去追蹤歷來的軌跡，是一個方法。他曾任《天下雜誌》企劃、久大文化公司企劃主任、飛碟唱片研究發展室主任，現階段的職務是飛碟廣播公司副總經理。他又以作家、作詞家、廣播節目主持人之名行世。

陳樂融，關於這個人，無論是初識還是熟識他的朋友，恐怕都得躊躇上好一會兒，想想要怎麼樣的搜索，才比較能夠形容出其人的事行。

專訪陳樂融

陳樂融看了五分鐘之久，

覺得在心中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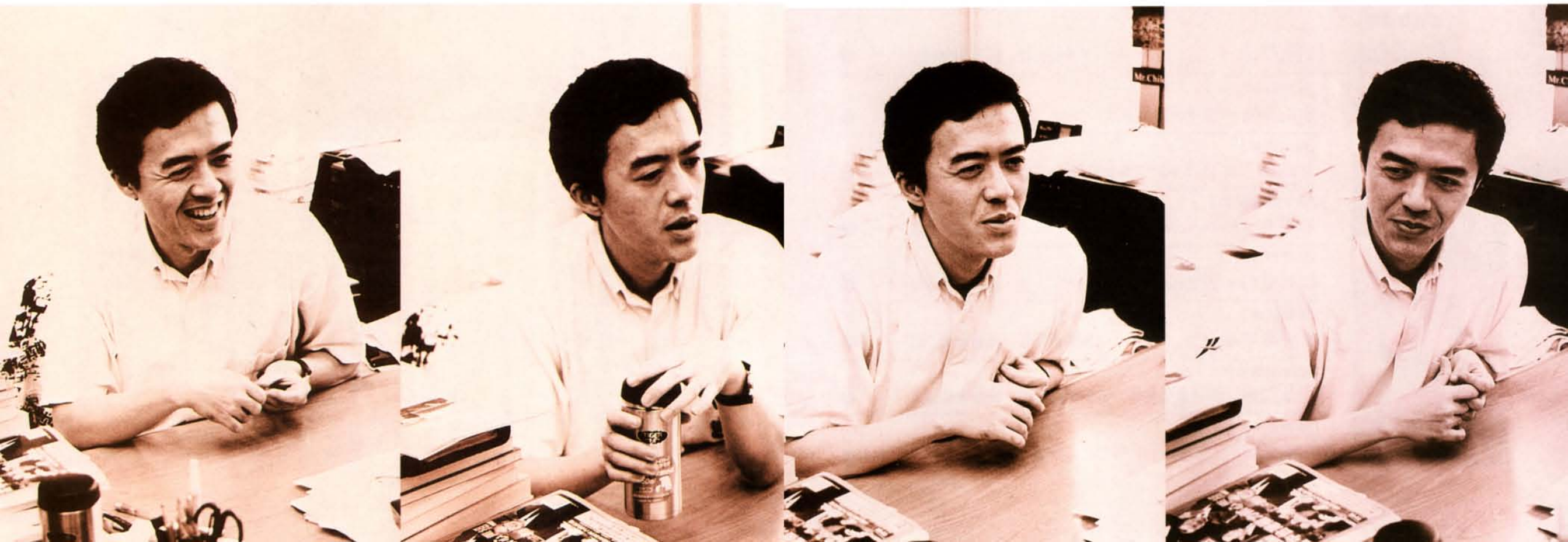
看
一
片
變
幻
、
燦
爛
的
雲

他路過家後面的一條巷子，

在一片拆掉待建大樓的空地上方，

看到很大片、很快速的氣流變化，

文——崔玉珍
攝影——林枝旺



2 一片一片的圖塊，當然拼不出一個人的生命面相。如此帶出陳樂融一部分的圖像，依然讓人凝結不住焦點嗎？那麼，不妨由《日安·我的愛》，和那個以青春追夢，永也不悔的少年直接進入吧！

陳樂融先是結識了出版人簡志忠，引動了寫書的意念，書成倒是兩年之後的事。《日安》一書才出版，幾乎是立即的收到兩種極端的聲音，「喜歡的人常無法說得出所以然來，反對的人卻也未必真能說通。」

《日安》尤其讓人目光一新的是，原來散文小品也可以這麼寫，一頁三則，全書是四百則的「情景小語」集成。陳樂融書就了一種近於筆記詩的新文體——語絲體，自己更化身為文案的——抒情英雄。

可是陳樂融毫不掠美的指稱：「語絲體、書名是出版社給的。」至於「抒情英雄」所負載的僅屬於「一種剛柔對照、矛盾的語意樂趣！」

其實抽掉用心的企劃、設計去看待這本暢銷書，和證諸其他後來者以類似型式作品，也未必能贏得如此的青睞，很容易解讀出，當是其中一則一則短小却濃煉澄明的語絲裏，所滿溢的華美文采，和一個少年深摯的紅塵心事，打動、擄獲了讀者。

因這本散文一夕成名的陳樂融，在眾聲喧嘩中，終於現身自道：「我相信，在我五十歲的時候，仍然會覺得《日安·我的愛》是一本晶瑩、真摯，有著玫瑰般色澤的青春之書，仍然「不悔少作」。」



3 與其說陳樂融的第一本作品，出乎意料的成為暢銷書，是一個幸運，毋寧說他恣肆的才華，根植、早發於大學校園，他曾經在三年內，囊括了成大鳳凰樹文學獎新詩、散文、小說、評論、劇本五個類別共九座獎項。

不過陳樂融可不是個文學院的學生，他寫下這些任誰看來都不免要咋舌的得獎紀錄，正足以說明他熱愛文學的程度，如果再去回溯他的求學歷程，會更清楚這並非是偶然的。

「其實我的成長滿好玩的，我在台北一個私立、人稱貴族小學裏念書，它是一個外省族群為主，說國語，然後學校管得很嚴，高中部的男女同學要分道而走，即使到現在依然有髮禁，因為校長說：『這是我要的校風。』」

「從上面舉的例子，可以延伸出能夠聯想的——一種紀律的、保守的、菁英的，然後很多學生是政府官員或是企業家的子女。氣氛可以說是比較藝文導向吧！校長喜歡平劇啦！學生也常被派出去參加合唱團、國語文競賽的課外活動，正好我也擅長這個部分。」

陳樂融的學業優秀，在班上擔任幹部，校外參賽也無往不利，自然而然的集師長的寵愛在一身，加上學校不大，他成為同學間公認的好學生。

高中後，因為刻意要到外地上大學，只填寫建築系相關科系的陳樂融，被分到台南成功大學土木系。初到一萬多人的成大，他驟然覺得自己獲得了自由，既遠離了台北，學著獨立生活，暫時可以不受家管，也沒人知道他過去是個明星學生。

是陳樂融現在想來，依然十分喜歡、深深懷念的生活。

4 陳樂融十八歲的生日禮物，是同學們合送的一疊十萬字的稿紙，這份飽含期待情意的禮物，彷彿是一個象徵，預見了他「這一生啟蒙後的沉淪和躍昇，卻確乎是明白地命定給那一格格的稿紙了。」

《日安》是一首序曲，陳樂融有一種強烈的體悟，「喜歡寫的東西」絕對要超乎「應該寫的東西」之上，什麼樣的文體、形式再不會困鎖住他，即便是所有印成鉛字的作品，「也許注定漫漶灰飛煙滅的命運罷了！」

但陳樂融真誠的對自己許諾，「在那一刻到來之前，我願意安心的寫作。」

這是個對生命抱持積極與熱情的開端，陳樂融非常努力的在工作，盡情的閱讀、寫作、生活。他在出版、唱片、廣播、戲劇

看到一片很燦爛的雲。
難得在上班途中，
從一大片瓦礫的空地上方，看到這麼寬廣的雲之舞台。
雲被風吹得一直往前跑，
不，應該說往四面八方跑——好像聽說有颱風要來了。



各個雲團或大或小，瞬息不停地重組它的位置，
沒有任何顧忌，也沒有悲情。
沒有一片雲的燦爛，會因為別的雲而受到威脅。
背景的天幕藍得驚人，那藍光充滿了善意。
沒有這些善意，我根本不可能還活在這世上。
向地球、太陽、銀河及整個宇宙大大的致敬。

——摘自「超越今生的學習」

多重領域裏，都有亮眼的表現，而且每一次的遊走、轉換，也絲毫沒有遲滯和勉強。

事實上，陳樂融又不曾刻意去規劃自己的生涯，「從小我立定許多志向，後來還改變，可是從沒有一點內疚，一點都沒有道德上、知識上的衝突。我一直認為，這一生你從事那一個職業，做那些具體的行為，參加什麼社團，擁有什麼頭銜，寫了那些書，都只是過程。我從來不去想，幾歲時一定要幹什麼，還是要怎麼樣，這些完全不對我構成困擾，可是我的生活很充實，我覺得當下很重要，因為我很相信無常，在未接觸佛學前，我就相信。」

陳樂融早睡早起，還不定期的會在清晨去爬山，又極少社交，這在他的工作圈裡是「絕無僅有」的，好在他的朋友都熟知他的生活方式。

曾有一整年的時間，陳樂融還在每個星期六的晚上，興起「心靈私塾」的活動，「一位佛教師父鼓勵我回頭再去讀

《論語》，自己有了了一些心得、喜悅，就想組一個讀書會，前面九週本來規劃有題目的，想把它變成一個概論，後來就從第一條的《學而習時之》開始研讀，完全沒有進度，以問、答、討論的方式進行。

「是以《論語》為一個觸媒，來論到人生跟生活，我覺得不是儒家不重要，我引用很多道家，甚至「新時代」的思想，

5 離《日安·我的愛》裏那個「明亮但遮掩的少年」，已經遠了。如今的陳樂融，坦率的談他為而不有的管理哲學、閱讀態度，他談儒家、莊子、「新時代」，談中國的屈原，印度的奧修，他講到自己在有人群的地方，自然生成一種獨處的全心超然，他強調他看重人內心的突破，他對自己的內在有信心。

陳樂融相信，「人應該儘量對自己跟別人都有一種善意，對自己的，是內心真正的自在充實；對別人的，可以昇華成可能是愛或是其他一些善美的事。」

他說了一則「雲的故事」——他路過家後面的一條巷子，在一片拆掉待建大樓的空地上方，看到很大片、很快速的氣流變化，陳樂融看了五分鐘之久，覺得在心中有一個很大的感動。「不知道台北此刻還有誰看到這塊雲的流動，然後有幾個人會心存感謝，因為任何一個環境發生變化，會影響到的事情太多了，我突然感覺大自然對我們，充滿的善意實在太多了，但我們却往往在其中是彼此不善的。」

「我很相信，從這個出發，甚至於是儒家講的正心誠意。講到的其實都是感應的部分，如果你覺得大自然有善意，你對自己也應該有善意，應該更自尊、自主、自愛、自信，如果你建立這樣和諧的小宇宙，同樣的，你跟別人的關係也應該是互信、互愛、互重、互助。」

「這不是什麼大道理，當你把頭銜、派別剝除了以後，你只是一個渾身赤裸裸站在路上一個很容易受傷的人，而且每個人沒什麼兩樣。那個點，應該讓你常常提醒你自己是什麼，如果你在那裡有所感應，就應該把它帶回你的現實生活，而不是切分為說我去靈修的時候，我就慈眉善目，回來變得是董事長擺起架子……，我覺得為什麼要分裂呢？很簡單說，就是我們沒

是刻意想去打破。光是型態上，已經是一個意義了，兩個小時裏，大家沈靜下來讀古籍，那我在中間，也一直保持自己在思考方面，有一個志趣去磨礪。」

一直從事大眾流行文化的工作，陳樂融的名字，總是和「票房實力」的企業和產品相聯結，他也一向很能夠在公司體系裏，成功的扮演好行政、管理的角色。

對照於這個競爭、快速的「現實世界」，陳樂融仍在內心保有與「真實世界」不斷的作對話，這方面的尋求，在他的作品《尋找生命的活水源头》和一九九七年的《超越今生的學習》二書裏，顯現出清晰的思維。

陳樂融對自己作品的樣貌，倒輕鬆的覺得，「從《日安》之後，寫的體裁都不一樣，有的是小品散文，有的是以書信體的方式，比較勵志的，寫過音樂類，介紹唱片的散文，甚至有一個根據動物改編成的小說，還有譯作，和關於傳播界的觀察報告。對我來講，創作並不陌生，只是它是登在校刊上，還是被別人唱出來，或是一本一本的印刷品。」

「自己對哲學、宗教一直都有涉獵，經過這幾年，就想把它作一個整理，因為常常覺得，讀得都是別人的，但自己經過整理，創作出來的，會比較確認。」

有能力去統一，所以我《超越今生的學習》裡提到，我們不夠有知識、不夠有能力，我也不夠，可是我看得我和別人的不夠，我不是用批判的角度、方式，而是跟讀者一起去思索，我們是不是可以償還這個信念，繼續去用它檢查，跟對應日常生活……」

在二十五層高的大樓裏，陳樂融的主管辦公室，有一整面玻璃，可以看到景觀的窗，他的桌上錯置著一疊夾著備忘紙的書，電腦是開機的狀態，一行文案在螢幕上循環不斷的跑動，電話不時轉接進來，很容易讓人感受他忙碌的工作氛圍。

陳樂融，他輕輕轉開木門的握柄，本來就嫌喧騰的電台外間聲量，更是放大了十倍般的湧了過來。只要再悄悄的闔上門，每分每秒、時時刻刻都在變幻的雲，是最常望見的窗景。

前身這寸土寸金的斗室中，陳樂融將兩個看似平行的世界，調和得嚴絲合縫，沒有半點痕跡。

✱



✱生生不息的力量，就是《源》。

《源》雜誌以人文、鄉土、精緻、關懷的角度，擁抱這片土地、切入讀者的心靈，已經成功了兩年，希望它可以繼續堅持下去。

陳樂融（作家、作詞、飛碟電台節目部副總經理）